# 蜀山劍俠傳/0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全書始

第一回　月夜棹孤舟 巫峽啼猿登棧道　天涯逢知己 移家結伴隱名山

下一回▶

話說四川峨眉山，乃是蜀中有名的一個勝地。昔人謂西蜀山水多奇，而峨眉尤勝，這句話實在不假。西蜀神權最勝，山上的廟宇寺觀不下數百，每年朝山的善男信女，不遠千里而來，加以山高水秀，層巒疊嶂，氣象萬千，那專爲遊山玩景的人，也着實不少。後山的風景尤爲幽奇。自來深山大澤，實生龍蛇，深林幽谷，大都是那虎豹豺狼棲身之所。遊後山的人，往往一去不返，一般人妄加揣測，有的說是被虎狼妖魔喫了去的，有的說被仙佛超度了去的，聚訟紛紜，莫衷一是。人到底是血肉之軀，意志薄弱的佔十分之八九，因爲前車之鑒，遊後山的人，也就漸漸裹足不前，倒便宜了那些在後山養靜的高人隱士們，省去了許多塵擾，獨享那靈山勝境的清福。這且不言。

四川自經明末張獻忠之亂，十室九空，往往數百里路無有人煙，把這一個天府之國鬧得陰風慘慘，如同鬼市一般。滿清入關後，疆吏奏請將近川各省如兩湖、江西、陝西的人民移入四川，也加上四川地大物豐，樣樣需要之物皆有，移去的人民，大有此間樂不思故土之概。這樣的賓至如歸，漸漸地也就恢復了人煙稠密的景象。

記得在康熙即位的第二年，從巫峽溯江而上的有一隻小舟。除操舟的船夫外，舟中祇有父女二人，一肩行李，甚是單寒；另外有一個行囊甚是沉重，好像裏面裝的是鐵器。那老頭子年纔半百，鬚髮已是全白，擡頭看人，眼光四射，滿臉皺紋，一望而知是一個飽

經憂患的老人。那女子年纔十二三歲，出落得非常美麗，依在老頭子身旁，怡聲下氣地指點煙嵐，問長問短，顯露出一片天真與孺慕。這時候已經暮煙四起，暝色蒼茫，從那山角邊掛出了一盤明月，清光四射，鑒人眉髮。那老頭兒忽然高聲說道：「那堪故國回首月明中！如此江山，何時纔能返吾家故物啊！」言下悽然，老淚盈頰。那女子說道：「爹爹又傷感了，天下事各有前定，徒自悲傷也是無益，還請爹爹保重身體要緊。」正說時，那船家過來說道：「老爺子，天已不早，前面就是有名的烏鴉嘴，那裏有村鎮，我們靠岸歇息，上岸去買些酒飯吧。」老頭說道：「好吧，你祇管前去。我今日有些困倦，不上岸了。」船家說完時，已然到了目的地，便各自上岸去了。

這時月明如晝。他父女二人，自己將帶來的酒菜，擺在船頭對酌。正在無聊的時候，忽見遠遠樹林中，走出一個白衣人來，月光之下，看得分外清楚，越走越近。那人一路走着，一路唱着歌，聲調清越，可裂金石，漸漸離靠船處不遠。老頭一時興起，便喊道：「良夜明月，風景不可辜負。我這船上有酒有菜，那位老兄，何不下來同飲幾杯？」白衣人正唱得高興，忽聽有人喚他，心想：「此地多是川湘人的居處，輕易見不着北方人。這人說話，滿嘴京城口吻，想必是我同鄉。他既約我，說不得倒要擾他幾杯。」一邊想着一邊走，不覺到了船上。二人會面，定睛一看，忽然抱頭大哭起來。老頭說道：「京城一別，誰想在此重逢！人物依舊，山河全非，怎不令人腸斷呢！」白衣人說道：「揚州之役，聽說大哥已化爲異物，誰想在異鄉相逢。從此我天涯淪落，添一知己，也可謂吾道不孤了。這位姑娘，想就是令愛罷？」老頭道：「我一見賢弟，驚喜交集，也忘了教小女英瓊拜見。」隨叫道：「英瓊兒過來，與你周叔叔見禮。」那女子聽了她父親的話，過來納頭便拜。白衣人還了一個半禮，對老頭說道：「我看賢姪女滿面英姿，將門之女，大哥的絕藝一定有傳人了。」老頭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。愚兄因爲略知武藝，所以鬧得家敗人亡。況且她一出世，她娘便隨我死於亂軍之中，十年來奔走逃亡，毫無安處。她老麻煩我，叫我教她武藝。我抱定庸人多厚福的主意，又加以這孩子兩眼煞氣太重，學會了武藝，將來必定多事。我的武藝也祇中常，天下異人甚多，所學不精，反倒招出殺身之禍。愚兄祇此一女，實在放心不下，所以一點也未傳授於她。但望將來招贅一個讀書種子，送我歸西，於願足矣。」白衣人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我看賢姪女相貌，決不能以丫角終老，將來再看罷。」那女子聽了白衣人之言，不覺秀眉軒起，喜形於色；又望了望她年邁的父親，不覺又露出了幾分幽怨。

白衣人又問道：「大哥此番入川，有何目的呢？」老頭道：「國破家亡，氣運如此，我還有甚麼目的呢，無非是來這遠方避禍而已。」白衣人聞言，喜道：「我來到四川，已是三年了。我在峨眉後山，尋着了一個石洞，十分幽靜，風景奇秀，我昨天纔從山中趕

回。此處我教了幾個蒙童，我回來收束收束，預備前往後山石洞中隱居，今幸遇見了大哥。祇是那裏十分幽僻，人跡不到，猛獸甚多。你如不怕賢姪女害怕，我們三人一同前往隱居，以待時機。尊意如何？」老頭聽說有這樣好所在，非常高興，便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但不知此地離那山多遠？」白衣人道：「由旱路去，也不過八九十里。你何不將船家開發，到我家中住上兩天，同我往旱路走去？」老頭道：「如此賢弟先行，愚兄今晚且住舟中，明日開發船家，再行造府便了。但不知賢弟寓居何處？你我俱是避地之人，可曾改易名姓？」白衣人道：「我雖易名，卻未易姓。明日你到前村找我，祇須打聽教蒙館的周淳，他們都知道的。天已不早，明天我尚有一個約會，也不來接你，好在離此不遠，我在舍候駕便了。」說罷，便與二人分手自去。

那女子見白衣人走後，便問道：「這位周叔父，可是爹爹常說與爹爹齊名、人稱齊魯三英的周琅周叔父嗎？」老頭道：「誰說不是他？想當年我李寧與你二位叔父楊達、周琅，在齊魯燕豫一帶威名赫赫。你楊叔父自明亡以後，因爲心存故國，被仇人陷害。如今祇剩下我與你周叔父二人，尚不知能保首領不能。此去峨眉山，且喜得有良伴，少我許多心事。我兒早點安歇，明早上岸吧。」說到此間，祇見兩個船家喝得酒醉醺醺，走了回來。李寧（以下均稱李寧）便對船家說道：「我記得此地有我一個親戚，我打算前去住上幾個月，明早我便要上岸。你們一路辛苦，船錢照數開發與你，另外賞你們四兩銀子酒錢。你們早早安歇罷。」船家聽聞此言，急忙稱謝，各自安歇。不提。

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英瓊父女起身，自己背了行囊包裹，辭別船家，徑往前村走去。行約半里，祇見路旁閃出一個小童，年約十一二歲，生得面如冠玉，頭上梳了兩個雙丫角。那時不過七八月天氣，蜀中天氣本熱，他身上祇穿了一身青布短衫褲。見二人走近，便迎上前來說道：「來的二位，可是尋找我老師周淳的麼？」李寧答道：「我們正是來訪周先生的。你是如何知道？」那小童聽了此言，慌忙納頭便拜，口稱：「師伯有所不知。昨夜我老師回來，高興得一夜未睡，說是在烏鴉嘴遇見師伯與師姊。今晨清早起來，因昨天與人有約會，不能前來迎接，命我在此與師伯引路。前面就是老師他老人家的蒙館。老師赴約去了，不久便回，請師伯先進去坐一會，喫點早點罷。」李寧見這小童儀表非凡，口齒伶俐，十分喜愛。一路言談，不覺已來到周淳家中，雖然是竹籬茅舍，倒也收拾得乾淨雅潔。小童又到裏面搬了三副碗箸，切了一大盤臘肉和一碟血豆腐，一壺酒，請他父女上座，自己在下橫頭側身相陪。說道：「師伯，請用一點早酒罷。」李寧正要問他話時，他又到後面去端出三碗醋湯麪、一盤子泡菜來。李寧見他小小年紀，招待人卻非常殷勤，愈加喜歡。一面用些酒菜，便問他道：「小世兄，你叫甚麼名字？幾時隨你師父讀書的？」小童道：「我叫趙燕兒。我父本是明朝翰林學士，死於李闖之手。我

母同舅父逃到此處，不想舅父又復死去。我家十分貧苦，沒奈何，祇得與人家牧牛，我母與大戶人家做些活計，將就度日。三年前周先生來到這裏，因爲可憐我是宦家之後，叫我拜他老人家爲師，時常周濟我母子，每日教我讀書和習武。周老師膝下無兒，祇一女名叫輕雲。去年村外來了一個老道姑，也要收我做徒弟，我因爲有老母在堂，不肯遠離。那道姑忽然看見了師妹，便來會我老師，談了半日，便將師妹帶去，說是到甚麼黃山學道去。我萬分不捨，幾次要老師去將師妹尋回來，老師總說時候還早；我想自己去，老師又不肯對我說到黃山的路。我想我要是長大一點，我一定要去將師妹尋回來的。我那師妹，長得和這位師姊一樣，不過她眉毛上沒有師姊這兩粒紅痣罷了。」李寧聽了這一番話，祇是微笑，又問他會甚麼武藝。燕兒道：「我天資不佳，祇會一套六合劍，會打鏢接鏢。聽老師說，師伯本事很大，過些日子，還要請師伯教我呀！」

正說之間，周淳已從外面走進來。燕兒連忙垂手侍立。英瓊便過來拜見世叔。李寧道：「恭喜賢弟，你收得這樣的好徒弟。」周淳道：「此子天分倒也聰明，秉賦也是不差，就是張口愛說，見了人兀自不停。這半天的功夫，他的履歷想已不用我來介紹了。」李寧道：「他已經對我說過他的身世。祇是賢弟你已快要五十的人，你如何輕易把姪女送人撫育，是何道理？」周淳說：「我說燕兒愛饒舌不是？你姪女這一去，正是她的造化呀。去年燕兒領了一個老道姑來見我，談了談，纔知道就是黃山的餐霞大師，有名的劍仙。她見你侄女輕雲，說是生有仙骨，同我商量，要把輕雲帶去，做她末代弟子。本想連燕兒一齊帶去，因爲他有老母需人扶侍，祇把輕雲先帶了去。如此良機，正是求之不得，你說我焉有不肯之理？」李寧聽了此言，不禁點頭。英瓊正因爲她父親不教她武藝，小心眼許多不痛快，一聽周淳之言，不禁眉軒色舉，心頭暗自盤算。周淳也自覺察，便向她說道：「賢姪女你大概是見獵心喜吧？若論你世妹天資，也自不凡，無庸我客氣。若論骨格品貌，哪及賢姪女一半。餐霞大師見了，必然垂青。你不要心急，早晚自有機緣到來尋你，那時也就由不得你父親了。」李寧道：「賢弟又拿你姪女取笑了。閒話少提，我們峨眉山之行幾時動身？燕兒可要前去？」周淳道：「我這裏還有許多零碎事要辦，大約至多有十日光景，我們便可起程。燕兒有老母在堂，祇好暫時阻他求學之願了。」燕兒聽了他師父不要他同去，便氣得哭了起來，周淳道：「你不必如此。無論仙佛英雄，沒有不忠不孝的。我此去又非永別，好在相去不過數十里路，我每月準來一回，教授你的文武藝業，不過不能像從先朝夕共處而已。」燕兒聽了，思量也是無法，祇得忍淚。李寧道：「你蒙館中的學童，難道就是燕兒一個麼？」周淳道：「我前日自峨眉山回來，便有入山之想。因爲此間賓主相處甚善，是我在歸途中救了一個寒士，此人名喚馬湘，品學均佳，我替他在前面文昌閣尋了寓所，把所有的學生都讓給他去教。誰想晚上便遇見了你。」李寧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道除燕兒外，不見一個學生呢。」周淳道：

「燕兒也是我介紹去的，因爲你來家中，沒有長鬚奴，祇好有事弟子服其勞了。」言談片時，不覺日已沉西，大家用過晚飯。燕兒又與他父女鋪好牀被，便自走去。

祇有英瓊，聽了白日許多言語，在牀上翻來覆去睡不着。時已三鼓左右，祇聽見隔壁周淳與燕兒說話之聲。一會，又聽他師徒開了房門，走到院中。英瓊輕輕起身，在窗隙中往外一看，祇見他師徒二人，手中各拿了一把長劍，在院中對舞。燕兒的劍雖是短一點，也有三尺來長。祇見二人初舞時，還看得出一些人影。以後兔起鶻落，越舞越急，祇見兩道寒光，一團瑞雪，在院中滾來滾去。忽聽周淳道：「燕兒，你看仔細了。」話言未畢，祇見月光底下，人影一分，一團白影，隨帶一道寒光，如星馳電掣般，飛向庭前一株參天桂樹。又聽咔嚓一聲，將那桂樹向南的一枝大枝椏削將下來。樹身突受這斷柯的震動，桂花紛紛散落如雨。定睛一看，庭前仍舊是他師徒二人站在原處。在這萬籟俱寂的當兒，忽然一陣微風吹過，檐前鐵馬丁冬自丁東。把一個英瓊看得目定神呆。祇見周淳對燕兒說道：「適纔最後一招，名叫穿雲拿月，乃是六合劍中最拿手的一招。將來如遇見能手，儘可用它敗中取勝。我一則憐你孝道，又見你聰明過人，故此將我生平絕技傳授於你。再有二日，我便要同你師伯入山，你可早晚於無人處勤加溫習。爲師要安睡去了，明夜我再來指點於你。」言罷，周淳便回房安歇不提。燕兒等周淳去後，也自睡去。

如是三日，英瓊夜夜俱起來偷看。幾次三番，對她父親說要學劍。李寧被她糾纏不過，又經周淳勸解，心中也有點活動，便對她道：「劍爲兵家之祖，極不易學。第一要習之有恆；第二要練氣凝神，心如止水。有了這兩樣，還要有名人傳授。你從小嬌生慣養，體力從未打熬，實在是難以下手。你既堅持要學，等到了山中，每日清晨，先學養氣的功夫，同內功應做的手續。二三年之後，纔能傳你手法。你這火暴脾氣，到時不要又來麻煩於我。」英瓊聽了，因爲見燕兒比她年幼，已然學得很好，她父親之言，好像是故意難她一般，未免心中有點不服。正要開口，祇見周淳道：「你父所說，甚是有理，要學上乘劍法，非照他所說練氣歸一不可。你想必因連夜偷看我傳燕兒的劍，故你覺得容易，你就不知燕兒學劍時苦處。我因見你偷看時那一番誠心，背地勸過你父多少次，纔得應允。你父親劍法比我強得多，他所說的話絲毫不假，賢姪女不要錯會了意。」李寧道：「瓊兒你不要以爲你聰明，這學劍實非易事，非凝神養氣不可。等到功成之後，十丈內外，塵沙落地，都能聽出是甚麼聲音來。即如你每每偷看，你世叔何以能知道？也就如此。這點眼前的事物如果都不知，那還講甚麼劍法？幸而是你偷看，如果另一個人要扒在窗前行刺，豈不在舞劍的時候，就遭了他人的暗算？」英瓊聽了他二人之言，雖然服輸，還是放心不下。又偷偷去問燕兒，果然他學劍之先，受了若干的折磨，下了許多苦功，方自心服口服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到了動身的那一天。一干學童和各人的家長，以及新教讀夫子馬湘，都來送行。燕兒獨自送了二十餘里，幾次經李、周三人催促，方纔揮淚而別。